

跟随作家返故乡，寻找生命“原风景”

新华社北京 8 月 4 日电(记者白滨、翟翔)贾平凹的商州乡村、阿来的嘉绒藏区、迟子建的漠河北极村、毕飞宇的苏北水乡、刘震云的中原延津、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日前首播的系列纪录片《文学的故乡》，跟随六位中国当代作家回到故乡寻找他们生命的“原风景”，也让观众感受中国当代文学版图里的著名风景。

“故乡是作家出发的原点。我们跟踪记录作家重返故乡的过程，探究他们如何把生活的故乡转化为文学的故乡。”本片导演、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主任张同道说，“我期待观众通过这部纪录片找到自己的文学故乡，就是我们的精神故乡，就是诗和远方。”

故乡是作家出发的原点

写完《满月儿》的贾平凹陷入茫然，他发现了自己的“故乡”商洛，于是沿丹江，下丹凤，走商南，白天走村串寨，晚上在村民家中写作，从此走出创作瓶颈。而他最近的大部头小说《山本》已从商洛扩大到秦岭地区。

阿来曾长时间行走在马尔康大地上，阅读每一条河流，每一道山谷，探访 18 家土司的故事，甚至还见过土司后人，但他没想到，小说《尘埃落定》竟妙手偶得。

让刘震云难忘的是年轻时在延津玉米地看书的一幕：一位农村姑娘在河边梳梳，晚霞照亮了河

水，也照亮了姑娘的脸，激发了他写《塔铺》。这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和文学的起点。

莫言从故乡提取了胶河、石桥、高粱、红萝卜这些自然地理元素，又挖掘了茂腔、泥塑、扑灰年画、民间传说等人文元素，融汇世界文学经验和艺术想象，创造了高密东北乡这个热烈浓郁的文学王国。

“作家的故乡并不仅仅是指父母之邦，而是指作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乃至青年时期的地方。这地方有母亲生你时流出的血，这地方埋葬着你的祖先，这地方是你的血地。”莫言说。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张清华指出，每个有成就的作家身后，都有一个故乡的背影或轮廓，江南之于鲁迅，北京之于老舍，湘西之于沈从文，上海之于张爱玲，都有着独特意义。

“作为直接经验的童年记忆对作家的创作具有决定性意义，故乡造就了这些作家独特的气质和生活阅历。”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孟繁华说，这和当下采用间接经验的创作潮流形成鲜明对比，对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文艺创作方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文学与姊妹艺术的良性互动

2016 年，因有《我不是潘金莲》《一句顶一万句》两部由刘震云小说改编的电影公映，被市场称为“刘震云年”。当年文艺界的这一现象，也被《文

学的故乡》收录。

事实上，片中这六位作家的作品，都曾被改编为其他艺术形式。贾平凹的《高兴》，阿来的《尘埃落定》、毕飞宇的《青衣》、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毕飞宇的《推拿》、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莫言的《白狗秋千架》等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被改编为话剧，莫言的《红高粱》更被改编为晋剧、评剧、豫剧、舞剧。

陕西省电影家协会主席张阿利认为，《文学的故乡》再次展现出文学与姊妹艺术形式的良性互动关系：在大众文化的时代，文学给影视和戏剧以滋养，影视和戏剧又反哺文学，扩大其影响力。

而纪录片《文学的故乡》本身，就是一次文学和影视的联姻。作为诗人和学者的张同道，给了该片别样的创作视角。

“这部纪录片实际上是在做一种文化研究，探究为什么这些作家创作了这样的作品，成了这样的风格。”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胡智锋说，该片呈现了作家的心理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同时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乡愁是对共同经历的敬意回望

对于回故乡的提议，不是每位作家都有深深的热忱；而一回到故乡，作家的情感被摄影机

真实地记录下来。

因为父亲是被领养，毕飞宇自称没有故乡，也不愿回到出生的村庄。但当他站在出生的杨家小学外，拼凑起记忆的碎片，突然拍了一下脑门，“啊”的一声转过头去，长长的静默后再转回头，擦了擦发红的眼圈说：“就是这儿。”

因为过度砍伐，故乡曾经原始森林消失、泥石流频发的环境恶化，阿来有十多年不想回家，甚至“恨这个地方”。但再次坐在梭磨乡的家中，拉着母亲的手，他泣不成声。

“你经常地回去，它就不是乡愁。我家乡很美好，但是你让我留在这儿，我不愿意。”阿来在纪录片中坦言。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认为，中国作家对故乡的复杂情感代表了中国人的文化根性。改革开放以后，无数人离开家乡走向远方，这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推动着国家的不断发展。

“正是在这种离乡和返乡、出走和回望中，故乡不仅是地理的风景和生活的实体，更是我们生命的根底，饱含着面向未来的精神力量。”李敬泽说，“乡愁，是这个急剧变化、不断迁徙的时代中一种普遍情感，是我们对共同经历的生活与历史的一份满怀敬意的回望和珍重。”



“古墓派”还是“改良派”?汉服圈的“流派”与“江湖”

本报记者王俊祿

想瞬间穿越回古代，或许只能是南柯一梦；但是，你和古风汉韵之间，或许只有一件服装的距离。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传承至今，汉服是其间如影随形的文化“胎记”。当被复古风掀起裙摆，加上社交媒体的传扬，它又成了无数现代青年追捧的新时尚。

美到“离谱”的汉服：从“出圈”到“出海”

提花面料的对襟衫，袖口金丝勾勒出月季的纹样。浅色的裙面柔软素雅，绣上花卉和蝴蝶，远远望去，仿佛微风吹散红色花瓣，蝴蝶在春日的草丛中起舞。点缀的珍珠摇曳生姿，珠串碰撞，回响清灵。

什么叫“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什么是“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简单点，“好看！仙女下凡！”“人间绝美！爱了爱了！”

汉服，全称是“汉民族传统服饰”，是从黄帝即位到明末清初，在汉族主要居住区，以华夏礼仪文化为中心，自然演化形成的传统服装和配饰体系。汉服的服饰逻辑，即服饰的规律和规则，在周朝就确定了，而周以前的文化对该逻辑的确定有重要影响，周以后的汉服均以此为基础，在与外来文化的学习和交融中继续演变。

汉服圈的队伍在不断壮大，从 B 站上诸多汉服 up 主的强势“安利”，到近几年“中国华服日”的设立，汉服节、汉服秀等活动的举办，汉服正在不断“破圈而出”。

近日，天猫服饰等机构发布了《2020 汉服消费趋势洞察报告》，数据显示，2019 年，在淘宝平台上，汉服成交金额首次突破 20 亿元；在阿里平台下单购买过汉服的消费者人数逼近 2000 万大关，其中消费者以年轻女性为主。天猫女装汉服行业负责人萧枫预测，未来汉服的潜在消费者还将爆发式增长。

艾媒咨询的相关数据进一步显示，2020 年中国汉服爱好者规模同比增长 74.4%，连续四年保持 70% 以上的高增长。随着市场基础的扩大，2019 年中国汉服产业市场销售额突破 45 亿元，同比增长 318.5%。

汉服成为新国货，不仅成为年轻人的新时尚，这股风潮也正在海外兴起。5 至 7 月，天猫海外平台上，汉服“出海”销量同比增长超 20%。

古墓、改良 or 仙女？圈内派系与汉服“形制”

汉服在中国的普及仍有局限。有一天，汉服爱好者“牛牛”穿着齐胸襦裙走在街上，身边有

许多人问道：“真好看，这是和服吗？”这让她很失落，“但凡圈内少点钻牛角尖，多点团结一致，都不会将汉服的认知度置于如此尴尬的境地。”

汉服圈的“江湖”，流传着三大派系：遵循古制的称作“古墓派”，衣服的形制、面料，乃至配饰、鞋履等严格依照文物或者史书；“改良派”主张顺应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对传统汉服进行改造；“古墓仙女派”则折衷一些，认为可以部分采用雪纺、蕾丝等新面料。

派系之间各执一词，互有褒贬，倒也十分热闹。

当“路人”们纷纷惊叹汉服“美爆了”时，知乎社区、百度贴吧、微博上有关“形制正确”的讨论不绝于耳，总能掀起阵阵波澜。

所谓“形制”，在汉服圈内多指一件服饰的形貌和制式。比如，明制直领大襟长衫，“形貌”是由直领、大襟、长衫组合而成的轮廓结构，“制式”是明代风格，综合而成这件服装的“形制”。

不同的时期有不一样的服饰特征，因此，汉服分有周制、秦汉制、晋制、隋制、唐制、宋制和明制。正因为汉服有如此多样的形制，汉服圈会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状态。

类似于人们今天所说的“款式”，但又并不完全是，因为“形制”一词还含有典章制度的意思。比如，冕服为帝王最隆重的礼服，朝服为君臣百官礼仪场合之服，普通人劳作时一般着短衣长裤。

一条裙子背后的纷争：谁是汉服“正统”

在 2020 国丝汉服节——宋之雅韵的“文物

鉴赏”活动中，中国丝绸博物馆（简称“国丝馆”）展示了出土于江西德安周氏墓的“如意珊湖纹褶裙”。

谁都没想到的是，一条来自宋代的裙子竟引发了网络上的轩然大波。

原来，人们注意到，这件文物的裙装结构是由方形布帛“捏褶”收省完成，形成上窄下宽的形状，不同于现在市面上宋制汉服裙装的裁剪方式——梯形布帛直接拼接而成。

于是，有网友认为这件文物证明了如今汉服商家们的裁剪方式是形制错误的，不符合宋朝汉服的规范，由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坚持形制是帮助汉服复兴的，一个不符合传统的东西非要用汉服的名头，就相当于指鹿为马，当然要生气呀！”一位名叫“鸢影”的知乎网友写道，“真正的改良，应当在充分了解传统的基础上，对其中不足之处进行优化。如果只是加口袋、暗扣之类的细节，我绝对是不支持的。”

“一般在我的学习过程中，首先就要从古代服饰的结构、制作逻辑、工艺要求等全方面开始，要求必须严格，因为这是掌握物质文明规律的渠道。”衿娥传统服饰的设计师常舒梦说。

但对一般消费者来说，“飘逸”“雅致”“英姿飒爽”等视觉体验是最重要的，并非十分在意是否系出名门。

同在知乎发表评论的网友“孤鸦”认为，与其说严谨考据“形制”，不如说他们追求的是一种“正统”，有个标准的答案直接抄就行，所以用“形制”来死抠细节，然后“党同伐异”，这不是真正地理解了民族服饰。

在南京大学读本科的张雨晗从 2013 年开

始就“入坑”汉服了。她说：“如果不坚持一些东西，那还能叫汉服吗？”同时她也认为，在形制正确的情况下，汉服也可以很时尚。类比和服的发展现状，我们的传统服饰可以搭配各种各样新颖的花纹、配饰、发型等。

学术、市场、文化，一场各取所需的“自助盛宴”

“这么近距离‘接触’这几件文物，这辈子应该就这一次了。”当汉客丝路的负责人徐辉走出国丝馆的文物修复室时，他感慨道。

国丝馆自 2018 年起每年举办汉服节，当穿越千年的文物展现在大家面前时，除了欣喜和感动，汉服商家、爱好者们可以从中获得启发，拓宽品牌创作的思路。

但是，文物出土的数量是有限的，新出土文物展出的频率也远远比不上汉服市场扩张的步伐。

根据微信公号“汉服资讯”的《2019 汉服商家调查报告》显示，过去 6 年是汉服新商家的一个高速增长期，每年都有一百多家新的汉服店开业。

面对愈发庞大的市场，汉服圈也愈加热闹。怎样才算是真正的汉服，成为圈内绕不开的话题。

“其实我们还处在学习汉服的早期状态，就像学写作要先从摘抄、背诵开始一样，照搬文物是一个必经阶段。”常舒梦说，“当人们越来越了解汉服文化之后，就不需要照搬了。”

“学术是严谨的，市场是自由的。”重回汉唐杭州店的负责人杨斌彬说道。作为一名不折不扣的汉服爱好者，她中学开始阅读《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大学时参加了汉服社团，毕业以后又“追星成功”，入职了一直喜欢的汉服品牌。“怎么选择是消费者的事，汉服商家能做的就是遵从良心，把汉服文化推广开来。”

“我们汉服商家实际上是在做文化产业，应该看得远一点。”因为模仿唐朝仕女吃汤圆而走红的“汤圆姐姐”敖路珈在国丝馆“国丝雅集众望同归”的活动上说道，“如果只停留在服装、妆面上，会有更成熟的团队、产业链代替我们。中华文化那么美丽多元、开放包容，我们的行业生命力在于对文化真正的喜爱。”

且不说汉服该走向怎样的未来，看看前不久在西安大唐芙蓉园的汉服秀吧，美女俊男，裙裾飞扬，舞姿翩跹，尽态极妍。观看直播的网友不断打出“哇哦！”的惊叹，各路评论热火朝天。

汉服本身就如同一场五彩缤纷的盛宴，“穿它！难道不香吗？”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史竞男)距离获诺贝尔文学奖已过去 8 年，距离出版一部小说已过去 10 年……近日，莫言携新作《晚熟的人》重返读者视野。

这一诺奖之后的首部作品，自然备受关注。新作讲述了什么故事？如何看待获奖后难有新作？当下的文学环境是否发生了改变？围绕作品和创作背后的故事，莫言日前在京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很多作家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都会陷入所谓的“诺奖魔咒”中，持续写作变得困难。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答：所谓的“魔咒”，也许是个客观存在。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时，一般年龄都已较大，创作力也已减退，再加上获奖后社会活动和各种应酬增多，以及成名之后的心理压力，这些都会影响创作，但也有很多作家获奖后又写出了重要作品。

我能否超越自己，能否打破“诺奖魔咒”现在不好判断，但八年来我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坚持创作，或者在为创作做准备。我写过戏曲、诗歌、小说，也到过很多地方旅行考察。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你所做的事，都有可能成为小说的素材或灵感的触发点。其实花费在案头的准备工作，远比我写这一本新书要多。

问：这本新书和之前的作品相比，有什么不同？

答：《晚熟的人》共 12 个故事，其中有 4 个故事是今年春天在故乡写的。这些小说是我创作风格的延续，但又明显注入了新的元素。如果说我过去的小说里有很多剑拔弩张的东西，现在更多的是心平气和。小说中的人物，既有我过去小说中人物的血缘承继，又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由于使用第一人称写作，会给人一种仿佛我写的都是真人实事的感觉，这正是我追求的艺术效果。但实际上，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大部分是虚构的，即便有些人物原型和故事原型，那也是做了大量艺术加工的。现实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这是不可否认的基本原理，但作家的虚构能力和想象力，是使生活升华为艺术的根本推动力。文学艺术中所包含的对现实的超越和对未来的朦胧指向，更使得之于作家自身的敏感和预感。

小说中的“莫言”，实际上是我的分身，就像孙悟空拔下的一根毫毛。他执行着我的指令，但它并不能自己做出什么决定，我在观察着、记录着这个“莫言”与人物交往的过程。

问：这本书以短篇《晚熟的人》为名，“晚熟”有什么含义？

答：“晚熟”是我故乡的朋友们挂在嘴边的一句戏谑之词，这里大概有两层意思：一是有的人心智开启较晚，或是没有表现才能的机会，而一旦机会来临，他的智力突然大增，才能也显示出来，这就是所谓的大器晚成。另一种是因为各种原因，有的人在前半生隐藏锋芒，借以保护自己，而到了后半生大放异彩，令人刮目相看。小说中的人物，应属于第二类。

“晚熟”也是一个很丰富的概念，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讲，一个作家或艺术家过早成熟了、定型了、不变化了，我想他的创作之路也就走到了终点。我们都希望自己的作品不断变化，希望不断超越自己，希望自己能够晚熟，使艺术生命和创造力可以保持更长久一些。我想“晚熟”是褒义词，代表了求新求变的精神。

问：《晚熟的人》呈现了一个截然不同以往的“高密东北乡”，故乡的人和事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怎么看待这些“变化”？心中的故乡是否已渐行渐远？

答：最近几十年来，社会的变化之大可以用天翻地覆来形容，城市如此，农村更是如此。我过去小说中的“高密东北乡”，在现实生活中已找不到踪影，但它并没有消逝，它存在于记忆中，存在于语言中，也存在于许多事物的内核里。旧的东西总会留下痕迹，新的事物里总是有旧事物的影响。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问：面对受追捧的“流量”，文学会受到冲击吗？文学在当下具有怎样的价值？

答：“流量”是我少年时期就很熟悉的词语。那时候每到暑期，我家房后那条河的上游水库就会开闸泄洪，水利部门会向下游通报，将有多少“流量”通过，流量越大河堤决口的危险越大，所以，我对“流量”这个词有恐惧感。互联网上的流量当然与河道中的流量不能画等号，但是不是太大了也会造成某种危害？我不敢断言。但我猜想，就像洪水流量冲不走河中的礁石一样，网络上的流量也冲不走文学。因为文学是关于人的学问，是关于语言的艺术，只要人存在，语言存在，文学就存在。至于文学在流量时代的作用，跟文学在任何时代的作用是一样的，文学不会依附流量而存在。

莫言：愿做一个『晚熟的人』，延续创作生命力

记录文物细节。汉服商家、研究者们在中国丝绸博物馆内（陈润熙摄）